原　本

戈阳青

走在乡间小道
我猛然发现
寂静寡言的大自然
原本是我的父亲

无言的他
依然用朴实的沉默
迎接我，像迎接
所有浪迹天涯
的囚徒

我在都市缭乱的
陷落中昏睡
任凭无谓的呐喊
吞食空洞的灵魂
昏眩的霓虹灯下

廉价文明的走私品
塞进诱惑的嚎叫
就连一位美丽的影子
也温柔地把我变成
一把烫发钳

溶入布满皱纹的辽阔
我便投入沧桑的搏大
宽容我漆黑的忏悔
洒一坛穹苍的白酒
洗浴我蜡黄的精神
碧绿旷野的豪放
衬出悲怆的自我
我还存在？
静夜抹去孤独的倦怠
黎明的烟斗替我点燃笑
让我不自禁地烧起
憨厚的热望
我恍然发现了自我
没有灵魂的躯壳
是多么地可怕。

于是，我终于明白
我是都市的病人

我原本是大自然
健壮的儿子！

（1990.4）

戈阳青《原本》诗作于 1990 年 4 月 23 日。2003 年收入诗词集《浩世微尘》（作家出版社）。2006 年 1 月《浩世微尘·文学经典月刊》发表。同年收入《戈阳青全集》诗选（欣赏版、阅读版、文本版）。2018 年发布珍藏版。2020 年发布明信片版。

《原本》：

走在乡间小道/我猛然发现/寂静寡言的大自然/原本是我的父亲

无言的他/依然用朴实的沉默/迎接我，像迎接/所有浪迹天涯/的囚徒

我在都市缭乱的/陷落中昏睡/任凭无谓的呐喊/吞食空洞的灵魂/昏眩的霓虹灯下/廉价文明的走私品/塞进诱惑的嚎叫/就连一位美丽的影子/也温柔地把我变成/一把烫发钳

溶入布满皱纹的辽阔/我便投入沧桑的搏大/宽容我漆黑的忏悔/洒一坛穹苍的白酒/洗浴我蜡黄的精神/碧绿旷野的豪放/衬出悲怆的自我/我还存在？/静夜抹去孤独的倦怠/黎明的烟斗替我点燃笑/让我不自禁地烧起/憨厚的热望/我恍然发现了自我/没有灵魂的躯壳/是多么地可怕。

于是，我终于明白/我是都市的病人

我原本是大自然/健壮的儿子！

编者语：

戈阳青《原本》诗作于 1990 年。

2003 年收入《浩世微尘》（作家出版社）。

一首冲破都市精神囚笼尽情拥怀大自然的诗篇！

……

《原本》——

……

诗人的《原本》告诉我们——

大自然像父亲一样的苍劲雄浑，他可以给予我们无限的意志和精神力量！……拥怀大自然，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没有大自然赋予的精神力量，人类就不会是健康的！面对总爱在围城里矫情无病呻吟喋喋不休的人类，诗人写道——“于是，我终于明白

我是都市的病人/我原本是大自然

健壮的儿子！……”

……

戈阳青这首《原本》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人们开始收获改革开放带来的物欲成果，精神与物质之间矛盾开始凸显，人们的精神困惑开始加剧！……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原本》依然凸显着他的预见性与关注。

时至今日，我们越来越被都市的钢筋混凝土所围困着，在满是被物欲快乐填满缝隙的无暇里，越来越感到一种潜在的精神窒息……在似乎享受

着无比自由欢愉的都市世界里，我们又似乎在高喊自己已经不觉地成为精神空虚的囚禁着，被一个个人造疯狂的跟风而囚禁着，越来越在无意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自由……

我们正离能够赋予我们强大精神力量和自由精神空间的大自然越来越远……

……

《原本》

诗人说——

走在乡间小道，我猛然发现，
寂静寡言的大自然，原本是我的父亲：
“走在乡间小道/我猛然发现/寂静寡言的大自然
原本是我的父亲……”
……

无言的他，依然用朴实的沉默迎接我，
像迎接所有浪迹天涯的囚徒：
“无言的他/依然用朴实的沉默/迎接我/像迎接
所有浪迹/天涯的囚徒……”
……

我在都市缭乱的陷落中昏睡，任凭无谓的呐喊吞食空洞
的灵魂，昏眩的霓虹灯下，廉价文明的走私品塞进诱惑的
嚎叫，就连一位美丽的影子，也温柔地把我变成一把烫发钳：

“我在都市缭乱的/陷落中昏睡/任凭无谓的呐喊/吞食
空洞的灵魂/昏眩的霓虹灯下/廉价文明的走私品/塞进诱惑的
嚎叫/就连一位美丽的影子也温柔地把我变成/一把烫发钳……”
……

溶入布满皱纹的辽阔，我便投入沧桑的搏大，宽容我
漆黑的忏悔，洒一坛穹苍的白酒，洗浴我蜡黄的精神，碧绿
旷野的豪放，衬出悲怆的自我，我还存在？静夜抹去孤独的
倦怠，黎明的烟斗替我点燃笑，让我不自禁地烧起憨厚的热望，
我恍然发现了自我，没有灵魂的躯壳，是多么地可怕：
“溶入布满皱纹的辽阔/我便投入沧桑的搏大/宽容我漆黑的
忏悔/洒一坛穹苍的白酒/洗浴我蜡黄的精神/碧绿旷野的豪放
衬出悲怆的自我/我还存在？/静夜抹去孤独的倦怠/黎明的烟斗
替我点燃笑/让我不自禁地烧起/憨厚的热望/我恍然发现了
自我/没有灵魂的躯壳/是多么地可怕……”
……

于是，我终于明白，我是都市的病人：
“于是，我终于明白/我是都市的病人……”
……

我原本是大自然健壮的儿子：
“我原本是大自然/健壮的儿子！……”
……

《原本》——

原本：事物之所由起，根源，由来。

……

那么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灵魂深处的自我，

在这纷嚣的尘世找到生命的意义？

《浩世微尘》给出了答案：

“……六神无主了……/何需悲怆！/何不就让那支慢速手枪/把我抛向一丝青烟/化作遐想无穷的升腾/在虚无的天宇中寻觅/那永远也无法认定的弹着点/而我的生存欲望/在被击中的云的蝉声里/不会被毁灭！”（《绝壁上》）

“……我还存在？/静夜抹去孤独的倦怠/黎明的烟斗替我点燃笑/让我不自禁地烧起/憨厚的热望/我恍然发现了自我/没有灵魂的躯壳/是多么地可怕//于是，我终于明白/我是都市的病人//我原本是大自然/健壮的儿子！”（《原本》）

生存的欲望，积极的寻求，奋斗的意志，丰满的灵魂，温暖的大自然……，这些不都是治疗“都市病”的良方么？现代社会中，有太多的价值虚无主义者和纯粹功利主义者，这样的人，这样的“躯壳”，是“多么的可怕”！《浩世微尘》在关注个体贫瘠的精神状态的虚无存在同时，也以一种浩然之气和奋发的精神鼓励着他们，使之达到“自然圆融”的人生境界。

戈阳青对人格和存在的思考，以及对国民精神世界的深切关注，其深度和广度，庶几可比鲁迅先生著名的“铁屋”中之呐喊。鲁迅用小说为武器，旨在根除国人的劣根性；戈阳青以诗词为载体，试图解决“时代的苦闷”和“存在的困惑”，二者途虽殊而理则一。

——《存在与爱的艺术》

……

《原本》——

……

走在乡间小道，我猛然发现，寂静寡言的
大自然，原本是我的父亲，无言的他，依然用朴实的
沉默迎接我，像迎接所有浪迹天涯的囚徒，我在都市缭乱
的陷落中昏睡，任凭无谓的呐喊，吞食空洞的灵魂，昏眩的
霓虹灯下，廉价文明的走私品，塞进诱惑的嚎叫，就连一位美丽
影子，也温柔地把我变成一把烫发钳……溶入布满皱纹的辽阔，
我便投入沧桑的搏大，宽容我漆黑的忏悔，洒一坛穹苍的白酒，
洗浴我蜡黄的精神，碧绿旷野的豪放，衬出悲怆的
自我……

……

“我还存在？/静夜
抹去孤独的倦怠/黎明
的烟斗替我点燃笑/让我
不自禁地烧起/憨厚的热望
我恍然发现了自我/没有灵魂
的躯壳/是多么地可怕。/于是，
我终于明白/我是都市的病人
我原本是大自然
健壮的儿子！……”

——《原本》

……

（2026 年 6 月 3 日）